



记忆里的端午节

□鞠法军

今天早市街头上,有几个卖艾草的大婶。这猛然提醒我,又是一年端午节。

在老家临朐,每到端午节,家家户户有插艾草的风俗。记得小时候,端午节当天清早,父母把屋里屋外打扫干净,然后,将散发着清香的新鲜艾草,用红色丝线绑成小把,分别挂在床头及每个屋门的两侧,寓意驱病防蚊、辟邪纳福。

艾草富含挥发性芳香油,味苦、辛,性温,入脾、肝、肾经,回阳、理气血、逐湿寒,具提神通窍、杀虫灭菌等功效。小时候,娘常用端午节挂过的艾草煮水,给我泡脚,说是可解乏、睡觉好。

对小孩来说,戴荷包是端午节最期待的事,就象过年期望着穿新衣服一样。我戴荷包时,是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这事曾让娘很是费了些心思。节前两三天,娘就开始四处寻找做衣服时剩下的一些小花布,好不容易找到些大小、形状、花色杂乱而不规整的碎布片。晚上,娘坐在灯下,只见她拿着一把剪刀,比划来比划去,然后缝制出菱形、三角、桃(心)形等形态各异、式样美观的荷包,里面包上艾叶,在一角系上彩色丝线,给我们兄弟姊妹挂在脖子上。艾叶发出一种特别的气味,据说能驱邪避瘟、祈求吉祥安康。

戴上荷包的孩子,会聚在一起,相互炫耀,比谁的荷包好。我的荷包常招来邻家大娘、婶子的夸奖,惹来小伙伴羡慕的眼神。那打心眼里的自豪感,能让自己骄傲好一阵。

过端午、吃粽子,现在看来极为平常。然而,我小时候,吃粽子却是件奢侈的事。后来,改革开放,物资流通,有了做粽子所需要的糯米等原料。起初,会包粽子的人不多,一些有经济头脑且手巧的人,每年端午节,会提前准备些糯米、红枣、粽叶等,节前一天开始包粽子、煮粽子。端午节当天,便拿到市场上叫卖,供不应求。一些南方来做其他生意的人,也会临时包粽子来卖,既丰富了粽子的品种口味,满足人们需

求,又充实了这些生意人的“钱袋子”。

娘在的时候,也包过粽子,虽然形状不那么规则,但那糯香常在我唇齿间回味。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喜欢自己包粽子。在满足个人口味的同时,还赠送亲戚朋友,既享受了包粽子、过端午的情趣,又增加了亲友感情。

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粽子已成为一项产业,粽子早已不再是奢侈品。每到端午节,各大商超的冷鲜专柜,粽子占据了半壁江山。枣粽、豆沙粽、八宝粽、肉粽、蛋黄粽等各种风味的粽子,应有尽有。

我第一次吃肉粽,是上世纪80年代末的事。那年在无锡火车站买的,里面的馅料是块肥瘦相间的五花肉。第一次吃,有种怪怪的感觉,与之前吃的软糯香甜的红枣粽截然不同。

这几年居住在省城,每年到大明湖看龙舟赛,成为端午节的保留节目。那高亢浑厚、雄壮有力的击鼓声、号子声,给人一种团结拼搏、同舟共济、勇往直前的力量,把端午节的气氛推向高潮,也弥补了我儿时老家没有这项活动的遗憾。



最动人的绿

□李守亭

菜乡的春日,向来是被蔬菜的翠色浸润的。这个季节,人们习惯于看见农人俯身于田垄,看见大棚的薄膜在阳光下泛出鱼鳞般的银光。然而今天,这惯常的绿意却被另一种绿所撼动——那是军装的绿,是映照在新兵年轻脸庞上的憧憬之绿,更是一种萌生于他们内心深处、即将奔赴远方的力量之绿。

新兵入伍欢送仪式现场,身着戎装、挺直脊梁的青年,胸戴红花,肩披绶带,尽显飒爽英姿,尚带几分稚气的脸上,流露出从未有过的自信,目光试图望向空中远去的云朵,却又忍不住一次次滑向送行队伍里那熟悉的身影,耳畔仍回响着父母“一定系好鞋带”“晚上盖好肚子”的叮咛。新兵的亲朋好友,手中攥着红色的送行条幅,眼睛始终离不开队伍里那个从未远行的青年,满含难以言状的骄傲与不舍。

这些年轻人,或是刚从校园走出的学生,或是才放下活计、钻出大棚的农家子弟。他们的手掌,或许昨日还沾着泥土与蔬菜的气息,今日已紧握成拳,庄严宣誓,成为身体合格、意志坚定的新兵。

我注视着其中一位,他的脸庞被太阳晒得黧黑,站姿却如阳光下笔挺的白杨。送行队伍中一位老农,想必是他的父亲,朝儿子挥动起粗糙的大手,这挥手之间,仿佛不是告别,而是将一种源于家乡土地的坚韧,毫无保留地传递给儿子。这寻常的百姓亲情,与保家卫国的神圣使命,便在此刻完成了最朴素的衔接。

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早已将“保家卫国”四个字,如同种子般埋

于每一寸土壤之中,处处孕育着希望和安好。

国与土,兵与民,本就是血脉相通,水乳交融,不可分割。国防并非遥远边关的孤寂哨所,也不是屏幕上高科技的冰冷推演,它是每一位父亲送儿远行时那沉默的凝视,是每一位母亲针线里缝进的牵挂,是这片土地上长出的粮食与蔬菜,更是这些粮蔬所哺育出的毅然奔赴军营的热血男儿。

送行队伍里,不乏满脸稚气的孩童,他们仰起头,看着身着军装、雄姿英发的大哥哥,眼中的羡慕变为一种专注的明亮。国防的种子,正以这种不着痕迹的方式,悄无声息地植入新一代人的心田。

漫天云霞被染成一片壮丽的橘红,宛如为送行仪式张挂起一面辉煌的旗帜。新兵即将登车,最后的告别时刻到来。没有号啕大哭,只有用力的拥抱、反复的叮咛和深情的凝望。一位母亲还是没能忍住,泪水无声地涌出,但她迅速背过脸去,悄悄用手背抹去,转而对儿子露出一个微笑。车队终于缓缓启动。新兵从车窗内奋力向外挥手,他们的身影,连同那一抹最动人的国防绿,渐渐融入行道树的那片绿色,驶向远方……

不远处,一望无际的蔬菜大棚,在阳光下闪烁着生命的翠色。我恍然所悟,所谓“青春无悔,军营有梦”,其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正蕴藏于这寻常的烟火人间——它是一粒种子从泥土中萌发的力量,是父亲沉默的挥手,是母亲强忍的泪光,更是一代代人对家国平安最朴素、最坚定的信念。

这种信念,这种最动人的绿,岁岁年年,生生不息。

要相信夏天

□尹江涛

要相信夏天
相信一把犁
会种出粮食和茅屋
一头老牛
会在莲池耕起涟漪
池边的芦苇丛
飞来红色的羽衣

相信所有能想到的云锦
都来自一双素手
而今
这双手正在织布洗衣、扫屋煮饭
一声牛哞循着烟火
驮满泥土的气息归来

美好的事情往往短暂
难以两全的遗憾
才是人间无数。
比如
一枝金簪划破长空
一道长河猝然横亘
河东河西,相望盈盈

如果每一个凝望都长成喜鹊
要相信
情到深处
天地也会动容
时间会收集
足够的心愿,搭成长桥

要相信
夏天里除了传说
还有一把犁、一头老牛
在葡萄架下的倾听中
蒙尘仰望星河,伏槽等待耕续